



A07

2015年11月8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李长辛

京江晚报

## 地下三百八十米

文/马温

地下三百八十米。  
这么深的地下，我没去过。  
我没去过，就没法想象。  
那儿，大概是没有影子的地方。

他就在那儿工作。他是矿工，挖煤的。他将影子留在井上，扛着一把铁镐下井。

他的影子痴痴地守在井口，动也不动，如同井口的一棵树。头顶是耀眼的太阳。影子晒黑了，影子烤烫了，还是不动。影子说，树会躲避阳光么？影子又说，我也不可能躲。

影子一直守着他。井下没有太阳，井下是湿的，井下是凉的，井下矿工的脸虽然黝黑，可心是不见阳光的那种苍白。影子等着他归来，影子觉得自己是代表太阳、代表热度、代表健康的肤色在欢迎一个人。他来了，他熟悉自己的影子，影子也熟悉这个扔掉铁镐的矿工。他和它又一次重逢。这一刻，影子有了归宿，而他恢复了自己的完整。

矿工都将煤叫做“太阳石”，虽然下井并不是躺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，但矿工就是喜欢这种叫法。当他们这样定义煤块时，他们也将自己定义成为诗人。有时，如果没有诗，生活会将人逼疯。“太阳石”是矿工的诗，极短，只是三个字，但就是这三个字拯救了这些没有影子的矿工，使他们黑黑的身体不至于被周围黑黑的岩壁吞噬。矿工是属于井上，属于地面，属于阳光，属于井口等候他的那棵树的。

“太阳石”也重新定义了矿工劳动的意义。他们是开采阳光的人。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地下追赶太阳。他们抡起铁镐砸下去，那个姿势就像弯弓射日的后羿。镐头砸下去了，迸射出来的是坚

硬的、石头形状的、漆黑一团却又是刺眼、火热的光芒。

煤的前身是树木，一座煤矿其实是一座地下森林，而采煤工就是伐木工。我对森林的熟悉程度要超过煤矿。容我来想象一下吧，想象这座森林，想象森林里的树种，是不是成排成排的、长着黑黑的大眼睛的白桦树。通常，我们愿意用黑黑的大眼睛来形容一位少女。那个被影子苦恋的青年矿工，应当喜欢这样的联想。一份沉重的劳动转化为和一棵白桦的幽会，不是很好么？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不论这个青年带着怎样的性幻想盯着她看，她都不害羞，最少最少，这不会影响采掘进度。

我和这个矿工后来成为朋友。那时，他已脱离煤矿成了本地一家报馆编辑。实现这个脱离，他用了十年时间。“十年”的具体内容是：他在井下挖了十年煤，他用十年的时间让自己成为一名工人作家，他以一个作家的身份，挥挥手和煤矿告别。不是背叛，不是逃离，是一次优异的证明，证明自己还有另外的素质，还能在另外的岗位上劳动。也因此，他和煤矿的那次告别就充满了温情和豪情，当然少不了酒，大碗装，当然少不了肉，还是大碗装，喝得搂搂抱抱，喝得泪眼模糊，喝得这一辈子再也忘不掉。最后一次下井，他捡了一个小煤块留着纪念。现在，这个煤块就放在他的书房里。

当矿工就好好地挖煤，当作家就好好地写作。什么叫“好好地”？就是认认真真，尽心尽力，不浮不躁，不离不弃，就是守在井口的那棵树的品格。他做到了这一条，他写出了许多作品，于是开始出书。第一本叫《太阳

石》。他用这样的书名向地下三百八十米致敬，向他的镶嵌了煤粉的青春岁月致敬，向他的工友、向他忠诚的影子、向那些生长在黑暗中的白桦树致敬。《太阳石》不是结束。他继续写着，书也继续出着，“太阳神”、“太阳山”、“太阳河”、“太阳风”，像一只只太阳鸟飞进他的新书封面，成为带有系列感的书名。

这些书是否特别出名呢？不是的。具体到他，就是本地一个作家出了几本文集。可是他的书名响亮，封面设计也不故弄玄虚、故作深沉，本本分分的，用的都是暖调子，和书名，和作品，和作者，相容性很好，不冲突。能给人这样朴素和谐的印象，他是下了功夫的。

本地的煤，热值并不很高，用去炼钢熔铁不太合适，可若将它投入小火炉中，一会儿它就噼噼啪啪烧起来，烧得通红，坐只水壶上去，片刻就能沸腾，烹茶待客，围炉夜话，人生还要怎样的温暖？



张，但镇江人不管，就是这么用。

当然，这个字其它地方也用，苏北有一道菜，就叫“汪豆腐”，就是汤比较多的豆腐羹，这个“汪”还作为动词来用：“这个豆腐太老，汪不起来。”“让我把这个豆腐汪一下。”又如陕西人夸自己的面碗里的面汤多，就会说：“哎呀，这面条可真汪着咧！”要比镇江人还要夸张。

### 小启

王川先生所撰《镇江方言解义》在我刊连载了三年多，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增补，辑成《镇江方言别解》一书，将于明年正式出版，本专栏即此停止。谢谢读者们的关注。

## 角落

文/半丁

不到三年，又搬迁了。

没有上次幸运，搬往市中心八楼，这次是迁往城西边缘的角落。如果说上次是去俯瞰人间，这次便是去遥望人间了。俯瞰人间时，满眼是林立的高楼大厦、大道通衢，马路上时时有甲壳虫般排列着的车队，满是人间烟火；遥望人间时，马路两侧则是稀疏的苍山古树、伸向南天的吊车长臂及零星的公交站台，除了偶尔呼啸而过的汽车及摩托，几乎没有行人，又觉得过于冷清。作为无车族，每每伶仃于公交站台遥望公交车——说得准确点是在遥望人间，总希望有人来共同遥望——视野里那些深院高墙后面掩映着的亭台楼阁，那些高大的广告栏遮不住的拆迁废墟，那些兀自摇曳着的松萝、芦花，那些绳捆索绑的高大行道树，那些整齐划一的草坪、灌木和憔悴的花儿们，在夕阳的余晖抑或是晨霜底下，美丽得让人心痛，静默得让人绝望，甚至连鸟儿们的眼神也有些恍惚，它们都匆匆地穿空而去。于是乎得出一个结论：市中心的公交车是排着队成串地欢快而来；而角落里的公交车则是懒懒地被驱使而来。人于公交站台茫然四顾时，容易想起城市的过往。

于是我想起了这个城西角落，曾流传过的一则故事：有头小毛驴拉着奶车，顶着弯月，在一片幽暗迷离的星光中，踢踢踏踏地踱着步子，从凌晨两点多，一直走到早晨四五点，送奶人则裹着大衣，耷拉着脑袋在车上睡着，直到进了市区，发放完牛奶，继续睡着回去，每天如此。直到有一天，秘密被朋友发现，他们将送奶人卸在芦滩里，送奶人醒来，并没有如他们所想：急得呼天抢地，而是悠悠地回去，小毛驴早已回到了村里。故事真假，无从考证，不过小毛驴的聪慧，久有耳闻。那时的牛奶场好像在牌湾的二道巷那边，现在看来，其实离市区并不太远。为什么要走几个小时呢？不过其时荒芜的黄山尚未开发，14岁的我曾背着书包，拎着一个星期食用的酱菜瓶，在那条山路上步行一个多小时，去四摆渡蚕种场读书。

想起另一角落，湮没了的西门桥古城墙根。几根木头电线杆上的老旧电线，每每会发出滋滋拉拉的声响，昏黄的灯泡，雨天还会发出圆圆光晕，青石板的小街上，常有顽童们在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，而馄饨担子黑长的灯影，总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远处，居委会大妈们手中的梆子或铜锣声，向人们报告着长夜的平安。街道的幽暗，不可思议。凌晨三四点，

古运河的西门桥下，就有了往来苏北的无篷浚泥船；洗纱头的女人们，双手冻得通红，用敲打纱头的棒槌声，唤醒了城市的早晨。不知可曾有过沈从文笔下丽江船手与女人的故事？城市醒了：垃圾车铃铛摇响了，市郊菜农们开始送菜上市了，生产队农人们进城挑粪的担子，吱吱呀呀地响成一长串，走得很有气势……与今天大西路、双井路口新竖起30层大楼，格格不入；新拓宽的马路、整洁的花圃、斑马线、红绿灯、隔街喊话的老街坊们，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。当年的顽童如今已老，应该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，正如谁也不会忘记双井路上曾经的老井：深深的，其间时时漾着夜月和晨星！可惜现在早已被填平。人行道边老法桐树上长着的不都是黄叶、清贫，还有古城的纯朴、顽童的童年。

还想起一个角落——长江运河交汇处。当年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情景：顽童们手提竹篮在长江路，不，在坑坑洼洼的苏北路，追逐焦化厂大卡车上掉落的焦炭，身后扬起一片尘沙；赶着时间过江的人们，拖家带口，欣欣然奔向长江对岸；哥、姐和我，几毛钱摆渡过江，然后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面，骑几十里路，去游瘦西湖。那时几毛钱的公交车对我们来说，实在太奢侈了！那是我们第一次出“远”门，出游的小小幸福，一直延续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。

当下江边一带的高楼居民，应该不会忘记打索街、余福里、十八进。在那些或宽或窄的街巷里，能看到摇曳着的马头墙草；木板门上褪了色的大红对联；院落或边角地被经营成的小小花圃和菜地；颓败的墙头、树上爬满了青藤；丝瓜花、南瓜花，夏天总开得轰轰烈烈；葡萄挂在粗粝的砖石架上的绿影，以及狸花猫匍匐在矮墙上懒懒地打盹，墙角一个个叠加的苔藓，都书写着时间的古老。如今伫立在新拓宽的西门桥上，便能看到临流的垂钓者，成串的大红灯笼，悬挂在绿柳掩映的古运河、上河街上。几个铜铸的纤夫正在向徜徉在岸边的人们，无言地诉说着古运河灯火临流、舳舻千里……

此刻，我仍伶仃在公交站台上。我听见现代化正带着磅礴的气势和訇訇然的声响，以压倒一切的姿态，风驰电掣、摧枯拉朽地从远处奔袭而来，我踮着脚尖望着、等着。



◎文/王川

### 蓄

与“锅”意义相近，读音也相近的，还有一个“蓄”字。“蓄”的本义是“积聚”，但在镇江的方言中，它却是具有“吸附”的意思，如：“蓄在上头很牢，拔不下来。”甚至把用橡胶做的拔子也称之为“蓄子”，用来“蓄”水管，“蓄”马桶。在这里，“蓄”不读成xù，而是读成xio，入声，无法用字来标注。这个字却是难以解释，为